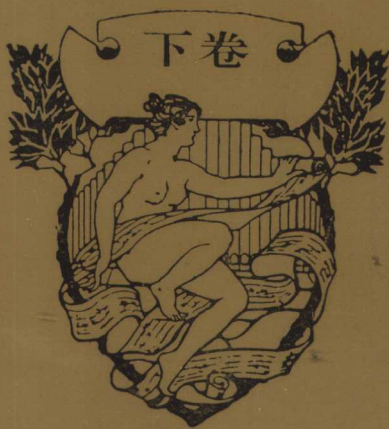


# 中国现代诗编年史 后朦胧诗全集

万夏 潇潇 主编



*Collected Post—Misty Poems  
A Chronicle of Chinese Modern Poetry*



2 034 1657 0

中国现代诗编年史  
后朦胧诗全集



*Collected Post-Misty Poems*  
*A Chronicle of Chinese Modern Poetry*

责任编辑:吴晓桐 官 宁  
装帧设计:何一兵 万 夏

中国现代诗编年史·后朦胧诗全集

万夏 潇潇 主编

---

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3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科教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5 字数 1500 千

1993年8月第1版 199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100套

ISBN7-5408-2296-1/G·2215

珍藏本定价:58.00元

(川)新登字 005 号

# 李亚伟

男,1963年3月17日生于四川酉阳。1983年毕业于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1984年与万夏、胡冬等人发起“莽汉主义”诗歌运动。

诗人坚信,写诗是一种生活方法,写什么样的诗是一种说法,对诗的说法太多,想法太多,要求太多,诗歌就会让人失望,就会显得什么也不是。

## 中文系

中文系是一条撒满钓饵的大河  
浅滩边，一个教授和一群讲师正在撒网  
网住的鱼儿  
上岸就当助教，然后  
当屈原的秘书，当李白的随从  
当屈原李白的导游然后  
再去撒网  
有时，一个树桩般的老太婆  
来到河埠头——鲁迅的洗手处  
搅起些早已沉滞的肥皂泡  
让孩子们吃下，一个老头  
在讲桌上爆炒《野草》的时候  
放些失效的味精  
这些要吃透《野草》、《花边》的人  
把鲁迅存进银行，吃他的利息

当一个大诗人率领一伙小诗人在古代写诗  
写王维写过的那块石头  
一些鳙鲫鱼或一条傻白鲢  
就可能在期末渔汛的尾声  
挨一记考试的耳光飞跌出门外  
老师说过要做伟人  
就得吃伟人的剩饭背诵伟人的咳嗽

亚伟想做伟人  
相和古代的伟人一起干  
他每天咳着各种各样的声音从图书馆  
回到寝室  
亚伟和朋友们读了庄子以后  
就模仿白云到山顶徜徉  
其中部分哥们  
在周末啃了干面包之后还要去  
啃《地狱》的第八层,直到睡觉  
被盖里还感到地狱的熊熊大火  
有时他们未睡着就摆动着身子  
从思想的门户游进燃烧着的电影院  
或别的不愿提及的去处  
一年级的学生,那些  
小金鱼小鲫鱼还不太到图书馆及  
茶馆酒楼去吃细菌常停泊在教室或  
老乡的身边有时在黑桃Q的桌下  
快活地穿梭  
诗人胡玉是个老油子  
就是溜冰不太在行,于是  
常常踏着自己的长发溜进  
女生密集的场所用腮  
唱一首关于晚风吹了澎湖湾的歌  
更多的时间是和亚伟  
在酒馆里吐各种气泡  
二十四岁的教歌已经

二十四年都没写诗了  
可他本身就是一首诗  
常在五公尺外爱一个姑娘  
由于没记住韩愈是中国人还是苏联人  
敖歌悲壮地降了一级,他想外逃  
但他害怕爬上香港的海滩会立即  
被警察抓去考古汉语

万夏每天起床后的问题是  
继续吃饭还是永远  
不再吃了  
和女朋友卖完旧衣服后  
脑袋常吱吱地发出喝酒的信号  
他的水龙头身材里拍击着  
黄河愤怒的波涛,拐弯处挂着  
寻人启示和他的画箱

大伙的拜把兄弟小绵阳  
花一个月读完半页书后去食堂  
打饭也打炊哥  
最后他却被蒋学模主编的那枚深水炸弹  
击出浅水区  
现已不知饿死在哪个遥远的车站  
中文系就是这样的  
学生们白天朝拜古人和黑板  
晚上就朝拜银幕或很容易地

就到街上去风求凰兮  
中文系的姑娘一般只跟本系男崽儿厮混  
来不及和外系娃儿说话  
这显示了中文系自食其力的能力  
亚伟在露水上爱过的那医专的桃金娘  
被历史系的瘦猴除去了很久  
最后也还回来了，亚伟  
是进攻医专的元勋，只要他拒绝谈判  
医专的姑娘就有被全歼的可能医专  
就有光荣地成为中文系夫人学校的可能

诗人杨洋老是打算  
和刚认识的姑娘结婚老是  
以鲨鱼的面孔游上赌饭票的牌桌  
这条恶棍与四个食堂的炊哥混得烂熟  
却连写作课的老师至今还不认得  
他曾精辟地认为大学  
就是酒店就是医专就是知识  
知识就是书本就是女人  
女人就是考试，每个男人可要及格啦

中文系就这样流着  
教授们在讲义上喃喃游动  
学生们找到了关键的字  
就在外面画上旋涡画上  
教授们可能设置的陷阱



把教授们喃喃咕咕吐出的气泡  
在林荫道上吹过期末  
教授们也骑上自己的气泡  
朝下漂像手执丈八蛇矛的  
辫子将军在河上巡逻  
河那边他说“之”河这边说“乎”  
遇到情况教授警惕地问口令：“者”  
学生在暗处答道：“也”

中文系也学外国文学  
着重学鲍狄埃学高尔基，在晚上  
厕所里奔出一神色慌张的讲师  
他大声喊：同学们，快撤，里面有现代派！

中文系在古战场上流过  
在怀抱贞洁的教授和意境深远的  
月亮下面流过，河岸上奔跑着烈女  
那些山洞里坐满了忠于杜甫的寡妇  
后来中文系以后置宾语的身份  
曾两次提到了生活的前面

中文系在梦中流过，缓缓地  
像亚伟撒在干土上的小便，它的波涛  
随毕业时的被盖卷一叠叠地远去啦

## 我是中国

可是，也许我是一个女人  
我的历史是一些美丽的流浪岁月  
我活着，为了忘掉我  
大腹便便地生下许多儿子，为了  
他仍将成为一个真正的什么  
我活着，我将是另一个我  
我是自己的男人，喝滥酒  
抽霏烟，长着满脸野胡茬  
我是自己的男人  
为了他的彪悍，我做他的女人  
看——路在我肥大的肚子上缠得多紧  
彻底征服我吧，死鬼！

其实，我是一个被命运退回的臭诗人  
我要抢回那些和死者谈过的话  
我打算是一切或干脆一切都不是  
我也许是另外的我，很多的我，半个我  
我是未来的历史、车站另一头的路  
是成功是半途而废  
我是大桥、城市、烟囱和廉价烟草的批发者  
我是很多的诗人和臭诗人——  
物质迷语里的流浪汉  
被狗和贫穷不断扯破裤裆

我是科学之父、之子和 45 元月薪的实验员  
是打铁匠的儿子  
大脚农妇的女婿

我有无数发达的体魄和无数万恶的嘴脸  
我名叫男人——海盗的浑名  
我决不是被编辑用火钳夹出来的臭诗人  
我不是臭诗人，我是许许多多的男人  
我建设世界，建设我老婆

我是我最熟悉的朋友，是万夏是胡玉  
是赊帐的秦伯母以及把我扔得老远的未婚妻  
我是我瞥见而又忘掉的脸  
是祖国的现在、过去和将来  
是黄帝、是死者，主要是活人  
我是某次学术报告并且被学术界鉴定  
我就是一张中国地图  
我就是中国  
是插在这块土地上的一杆警棍  
一把锄头，一双大脚或一把计算器  
这块土地上的很多我，女性我，半个我  
都是我以及其它的我  
我是中国 1984. 11.

## 硬汉们

打从我们被夏天推开  
    被 昨 天  
    被沙发和女朋友  
    拒之门外  
秋天裸体着世界，额头一样  
我们仍在外边遭受风霜  
碰撞墙壁，走荆棘路  
我们仍在看    月  
    看    日  
兴奋于这对冒号  
我们仍在痛打白天  
    袭击黑夜  
我们这些不安的瓶装烧酒  
    这群狂奔的高脚酒杯哪  
我们本就是  
腰上挂着诗篇的豪猪  
    是一些不三不四的  
漂流的沉桅  
我们见过八月  
    枯死在树条上，见过  
女人在镜中啧啧赞叹的东西  
见过死亡，我们还要见，因此  
用骄傲的反导弹

对准天空上升的头颅  
我们走过了忆秦娥娄山关  
走出了中文系，用头  
用牙齿走进生活，用武断  
用气功顶撞爱情之门  
用不明飞行物进攻  
朝她们的头上砸下一两个校长，主任  
砸下陌生的脸嘴  
逼迫她们交出怀抱得死死的爱情

我们骄傲的辍学  
把爸爸妈妈朝该死的课本上砸去  
和贫穷约会，把手表徘徊进当铺  
让大街莫名其妙地看我

用厮混超脱厮混  
用悲愤消灭悲愤  
然后骄傲地做人

我们都是猎人而被狼围猎  
朝自己开枪，成为一条悲壮的狼  
我们下流地贫穷  
胡乱而又美丽  
提起裙子  
我们都是男人

可我们仍徘徊着  
额头一样  
秋天一样晃荡着  
把自己远游成李白和鲁滨逊  
和生活一起,我们流浪着  
和诗  
和交通亭一起睡在大街中央  
和胃一起难受着  
和荒山一起野蛮地孤独着

野蛮地沉默着

我们这群不同森林的剑齿虎  
这些眼镜蛇  
这些蒙眬的油画颜料  
这些企图登陆的鲸鱼啊  
我们完全知道历史就是一块坦荡的桌布  
生活就是棋与棋的格杀  
就是太阳和月亮  
黑人和白人  
男人和女人

我们知道我们比书本聪明,可我们  
只剩下了一点点勇气和  
毫不后悔的决心  
我们还知道  
我们是多么的骇人听闻  
是多么多么的容易坠毁啊

我们是那么容易  
    被我们的名字褻渎  
    被早饭忘在床上  
被酣眠扔在屋外  
被爱人遗忘在梦中  
仅仅是生活的雇佣兵  
    自己的情敌

我们不可靠不深沉  
我们危险,是有毒素的香水  
是不明飞行物  
是一封来历不明的情书  
一首平常人写的打油诗  
我们常常怀疑自己可能就是最伟大的诗人  
就像是怀疑自己身上的各个器官  
不,要相信自己就是伟大的诗人  
就像相信自己是一个最优秀的黄种人  
优秀的中国人  
一个硬汉铮铮的男人  
    来吧 我的汉子

1984. 11.

## 酒 巷

……那酒巷那长长地朝向远方的酒巷

### 一、夜 酌

请你把我称一下,看够不够份  
请你把我从漏斗里灌进瓶子  
请你把我温一下  
好冷的天气  
像是从前的一个什么日子

风猛烈地吹  
越过黑点般的村庄整整齐齐地  
风像一匹布  
风被天山死死吸住了  
我看到闹钟从走廊下来  
像一个老头戴着眼镜就下来  
拧瞌睡者的发条敲他们的鼻梁  
从前的日子就从平原上  
像一座城慢慢地立了起来

闹钟顺走廊上去的时候  
我就把我倒出来了倒出来就  
直冒热气就朝从前的日子去了  
倒出来这酒劲就像一个人的脑袋



往上一抬一抬地就有了伴儿了  
就走很远的路摸黑而又摸  
很宽很远的黑呢

## 二、回 家

那些脚印把我扛进  
磁带中就支支支直打旋  
想起古代黄河边那些水车  
支支支直往开封府送酒  
好多的酒啊面对舞伴  
一丝有别于酒的晕眩感油然而生而  
想起自己是个诗人支支支当然  
很多事情就突然像磁带一样卡住

过去的日子因此显得很远显得  
像是在银幕上我坐最后一排位子看老电影  
直至看到自己  
斜靠朋友的手指望一条  
长长的酒巷而去背影渐逝

我就回到家中那些酒瓶  
丁丁当当把我拥进笔管再  
使劲往外  
挤出来黑漆漆的